

# 金遠詢任重三湘

## 取法乎上必得乎中

抗戰八年中，自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上旬開始，展開第一次長沙會戰，到三十三年八月八日衡陽失守，歷時五年之久，湖南成爲對日抗戰主要戰場。因此，軍統局在湖南的工作比任何一省都重要。金遠詢自二十八年起，到日本投降，辦理檢肅漢奸工作，前後七年，一直擔任湖南站站長，成爲戴笠先生的得力幹部。但是他常常很謙虛地說：「戴先生所羅致和培育的革命幹部，兼收並蓄，儘多仁人志士、奇才異能的角色，我却是一個不文不武，一無所長的人，因緣時會，參加了軍統局的工作。如果說也有些許貢獻，那是出自戴先生的卓越領導，和共事的全體同志忠勇奮發，個人祇是因事成事而已。」

其實，金遠詢在這七年當中，圓滿達成軍統局交付的所有任務，真够得上文武全才。

在第二次長沙會戰後，戴先生到東南視察，路過衡陽，住在郊區的松木堂辦事處，金遠詢奉召趕來述職。在一個夜闌人靜、萬籟俱寂的晚上，戴先生和他談得非常高興，最後說：「當初派你到第九戰區來，因爲你沒有完成正式的軍官養成教育，恐難適應軍情變化，不免有些顧慮。經過兩次長沙會戰，就你對於軍事情報的蒐集、整理和研判正確詳實來說，我更加放心了。」

戴先生說的是實在話，本來也帶有嘉勉鼓勵的意思。說完話站起來，顯示談話已經結束了。金遠詢當時英年奮發，不免有些心浮氣盛，也站起來，說道：「報告戴先生！就我們湖南人來說，清代的中興名臣曾、左、彭、胡，都沒有受過正式的軍官養成教育呀！」

金遠詢話已出口，馬上警覺到有些唐突失言。他看見戴先生的臉色，流露出一抹錯愕，但是一瞬之間歸於平靜，面帶笑容，翹起右手大拇指，連聲說：「好！好！很好！你有志氣。不管怎樣說，取法乎上，必得乎中。本局同志都要有這種抱負，我們的革命事業一定會成功。」

### 情報準確長沙大捷

第一次長沙會戰，金遠詢到差還不滿一個月。先從「知己」方面下功夫。正在檢查組織部署，可說是倉卒應變。好在他早在兩廣事變，對付假抗日救國之名，稱兵入湘的不法分子的前後，已做過祕密時期的湖南站長，也可說是人地相宜，駕輕就熟，不至於手忙腳亂。

當敵軍調動集結的時候，金遠詢根據敵後的臨湘、岳陽各據點同志的報告，斷定敵人一定要攻略長沙。敵軍南進以後，平江、瀏陽、湘陰、長沙各組，都能掌握情況，情報迅速，綜合研判，不失時機。在武漢會戰結束剛滿一年，繼以張治中張皇失措，火燒長沙以後，竟能贏得長沙大捷，人心士氣的振奮，不言可喻。

第二次長沙會戰是三十年九月上旬至十月上旬，距第一次會戰已整整兩年。湖南站組織更見加強，粵漢鐵路全線各要點和環繞洞庭湖地區都有了情報佈建。又爲適應戰局需要，成立了湘北、湘西、湘南三個分站，對於敵軍的行動更能嚴密控制。

第三次長沙會戰於三十一年一月中旬結束，距第二次會戰僅僅三個月。這兩次會戰，又造成第二次、第三次長沙大捷，戰果更是一次比一次輝煌豐碩。軍統局在情報戰這一方面，當然也是兩次大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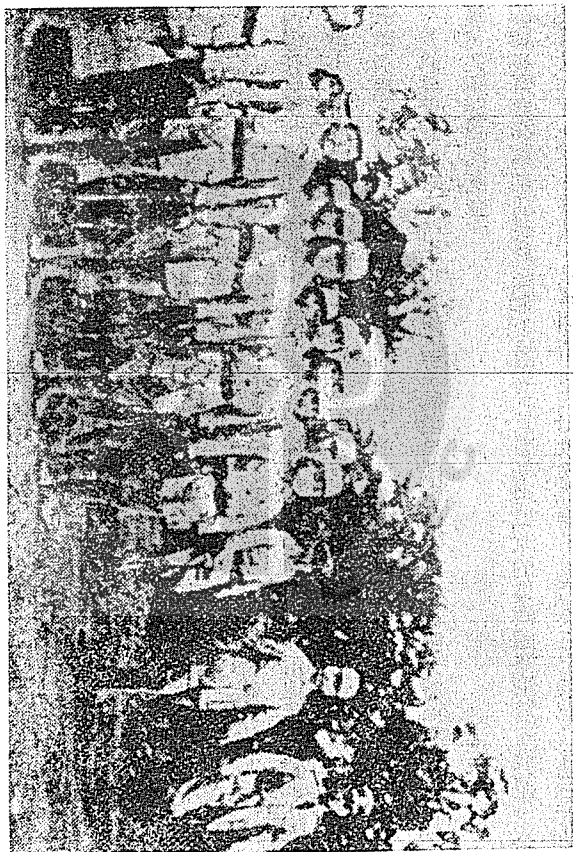
### 爆破工作大顯神威

在幾年當中，隨着戰局演變，湖南站實施對敵破壞工作的成果，也是值得敘述的。

最早的鄂南爆破隊，原隸屬湖北省，武漢會戰後，湖北站移往鄂西，鄂南地區又屬第九戰區作戰範圍，爲便於聯絡補給，奉令撥歸湖南站指揮。隊長徐榮庭率隊活動於咸寧、蒲圻、鄂城、大冶地區，對漢冶萍鐵路、碧鐵公路沿線，以及黃石崗附近的長江水面，前後爆破敵軍軍車、鐵路、橋梁、廠房、倉庫、艦艇，不勝枚舉。並擊斃傷敵海軍中將早川哲之助及駐漢口敵憲兵總隊長美座少將以下官兵數百人。軍統局特予記功、嘉獎，並頒發鉅額獎金。

湘北爆破隊長章宗儒率部活躍於臨湘、岳陽、亘新墻河以北的粵漢鐵路沿線。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次爆破工作，是正當第三次長沙會戰，敵軍開始向我總攻的時候，他們於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路口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影留時員人作工報情戰抗閱檢軍將笠戴

舖炸燬敵軍兵車一列，全燬機車及車廂十二節，路基三百多公尺，汽艇、皮筏四百多隻，大砲、機槍及彈藥無數，斃傷敵官兵三百多名。並因爆炸猛烈，鐵路兩旁積土如山，敵僞強徵民伕一千多人，經四天四夜搶修，才勉強通車。換句話說，這次爆破阻止敵軍增援和補給，達四天之久，實爲造成第三次長沙大捷的因素之一。事後經軍事記者採訪，刊載湖南日報，以「湘北爆破，大顯神威」的大字標題，詳細報導。戴先生除專案呈報委員長，並通電全國各爆破行動單位，稱許這次工作爲及時配合對敵決戰，爭取勝利的典型。章宗儒獲軍事委員會頒贈六等雲麾勳章一座，戴先生發給全隊獎金一萬元。

### 罵了部屬自己難過

好多人以爲戴先生好罵人，其實並不盡然，作者跟他工作了十三年，他就沒有罵過一次，沒有罵過一句話。他是一位心思細密、事事求好、處處要強的人，如果你工作不好，不能使他滿意，甚至搞得錯誤百出，那就祇有挨罵了。金遠詢曾和他談過罵人的問題，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是第三次長沙會戰以後，戴先生視察南嶽訓練班，舉行畢業典禮，金遠詢奉召參加。有一天戴先生與致很高，單獨和金遠詢沿湘江江邊散步，隨後又泛舟湘江河上。新秋清風徐來，暑氣漸消，江水清澈，游魚可數。兩人邊遊邊談，無拘無束。戴先生盛讚衡岳氣勢磅礴，沿江風景秀麗，湖南民風剛毅淳樸。金遠詢也發表了很多意見，包括山川人物、地方掌故，以至用人和自用的道理等等。有時戴先生不同意他的觀

點，也祇是輕描淡寫地說他有些固執儒家、法家的常經，處亂世而不知通權達變，是一種書呆子氣。

「戴先生！」金遠詢也就不脫書呆子氣地說：「有人說到戴先生罵人，第一次挨戴先生的罵，一個月都很難過；第二次挨戴先生的罵，一個星期不好過；第三次挨戴先生的罵，祇不過當時難過而已。所以，我以為罵得太多，司空見慣，就近乎麻木了。尤其對於主管同志，當衆責罵，會影響到他的領導部屬的尊嚴，是不適當的。」

戴先生最能接納別人的意見，絕不剛愎自用，他聽金遠詢這樣說，點點頭，好像表示同意他的說法，接着說：「我罵他，他不好過，我心裏更難過。我一罵再罵，他還是做不好，是他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團體，對不起領袖和國家。如果我有對不起團體，對不起領袖和國家的地方，任何同志一樣可以罵我。」

金遠詢看起來非常斯文，實際上個性剛強，真有湖南人所具備的特性。他對戴先生敢於當面批評，不唯唯諾諾，對於軍統局本部的命令，有時也固執己見，據理力爭。軍統局的習慣，人員調動，都是接到電報，立刻動身，沒有商量的餘地。有一次調湖南分站站長唐乘騷到重慶供職，並限期報到，金遠詢却以爲分站管轄二十四縣，責任重大，且軍情變化難測，必須派定接替人選，交代清楚，才能離開。局本部迫不及待，又用戴先生化名，嚴電催促，責備他延期誤事，內有「殊堪痛恨」字句。向例，凡用戴先生化名的電報，具有重要性和威嚴，非比尋常電文。站內同志都主張遵命辦理，他却堅持自己的意見是對的，認爲局本部辦內勤的同志沒有顧慮到外勤單位的實際情形。所以古來就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說法

，何況「殊堪痛恨」的格調，也不像戴先生的口吻，那就是辦稿的人在打官腔。於是他覆電申述事實理由以後，末尾加上一句「擬請免予痛恨如何？」的俏皮話，即戛然而止。結果雨過天青，停止調動，這也是軍統局的一種開明的作風。

### 情報準確守將失職

抗戰到了三十三年，敵人日本註定失敗，已經成爲鐵的事實。試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二次所羅門羣島海戰，美軍擊沉敵軍艦三十五艘；三十日又在所羅門海面擊沉敵艦九艘。三十二年二月十日，美軍登陸瓜達康納爾島，肅清日軍；三月三日南太平洋海戰，日護航艦隊二十二艘全部覆沒；五月二十一日敵聯合艦隊總司令山本五十大將戰死；十二月四日美海軍進攻馬紹爾羣島，擊沉敵兵艦十艘，毀敵飛機七十多架。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美海軍突擊土魯克島，毀敵艦十九艘，飛機二百零一架。

敵軍在太平洋上節節失敗，海軍幾被美軍完全摧毀。敵人爲了作垂死的掙扎，企圖打通粵漢鐵路和湘桂鐵路，使中國大陸南北運輸暢通，以陸主海副，來彌補海空軍的挫敗和缺陷，因而發動了所謂「一號作戰」的大攻勢。

日本於三十三年五月，第四次大舉進犯長沙。約在三個月以前，金遠詢已經獲得敵後的確實情報，內容大概是這樣的：敵軍艦於三次長沙會戰，都因我軍後退決戰，外線包圍，裏應外合，吃了大虧。所以，

這次發動「打通大陸」的攻勢，改絃易轍，集結強大兵力，展開廣正面的進犯。除仍沿粵漢鐵路，強渡新牆河、汨羅江，攻擊前進外，左翼由鄂南分趨平江、瀏陽、醴陵，邀擊我野戰軍，威脅長沙側背；右翼從洞庭湖邊趨沅江、益陽、寧鄉，形成鉗形攻勢，並以有力部隊突破我岳麓山陣地，佔領制高點，俯瞰長沙。

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上將，一向重視敵後情報，策定了周密的作戰計劃，張網以待。中美合作所的美籍教官錢普又以十萬磅炸藥，在長沙城外佈置雷帶。不幸第四軍軍長張德能沒有堅守長沙，使整個計劃猶如一個布袋空了底，敵軍雖傷亡重大，終於六月十八日達到攻陷長沙的目的。

長沙不守，破壞了整個作戰計劃。重整態勢實在不容易，薛長官極為痛心。後來張德能被押解重慶，經軍法執行總監部判處極刑。該軍少將以下遺誤軍機的軍官多人，也受到長官部軍法審判，金遠詢奉薛長官手令，參加過軍法會審。至於金遠詢提供上述內容完整的情報，除敵軍戰鬥序列無法預知以外，經過事實證明，幾乎絲毫不爽，却因長沙失守而被湮沒了。

### 敵前敵後電訊不斷

湖南站的各個電台在各次戰役中，無論敵前敵後，沒有發生過電訊中斷的事情。戴先生曾對金遠詢特別加以誇獎，檢討其成功的要素，第一、是電訊同志機智勇敢，不存臨難苟免的心；第二、是掩護良好，



組部、電台和交通聯絡，三者之間，絕對隔離；第三、是器材補充，必須未雨綢繆，供應不缺。在軍用物資極感匱乏的情形之下，除在安全地區得向長官部備用手搖發電機和修配零件，以克難方式維持通訊。又因爲手搖發電，音響很大，決不能在淪陷區使用。而電池的儲藏運補，在敵前敵後，極爲危險困難。

有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敵軍第四次進犯長沙，我方實施空室清野，湖南站把大批通訊器材儘先裝箱，南運湘潭。急電湘潭組長羅鐵青，負責驗收，嚴密運儲安全地點。由於情況急迫，湘潭瀕臨戰爭邊緣，城區已作緊急疏散，水陸交通都很紛亂。而美國製的A B電池，體積既大而又笨重。最初搬上木船，逆水而行，在運往花石途中，湘江西岸已發現敵踪，祇好乘夜起岸，選擇山邊土質乾燥的地方，用油紙包裹，掘地掩埋。然後伺機再用籬筐分裝，稻谷掩蓋，黑夜挑運到紫荆山羅鐵青的父母避難處，深藏谷倉中。在挑運途中，可能爲地方宵小所窺伺，誤認爲貴重財物，致招土匪流氓登門搶劫，翻箱倒篋，未找到財物，竟遷怒羅羅同志的父母，招致刑求凌辱。

敵軍佔領湘潭後，四出清鄉搜查，這批通訊器材，保護安全，未受損失。後來僞維持會和僞縣政府相繼出現，城區秩序反比鄉間好些。基於「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原則，又把原已疏遷蔡家嶺的電台，祕密運回縣城十八總（街名）。說來容易，做起來就要運用高度的智慧和技巧了。那就是利用湘潭特產的黃草紙，把竹篾細紮結實，疊裝在獨輪車上，就在最裏層的一網，挖空中心，分藏電台機件和密碼本，不露絲毫痕跡，混雜獨輪車隊中，從容通過敵哨檢查，安全到達。這些驚險情況，不是局外人所

能想像的。

長衡會戰後，淪陷區擴大，鄰近各組電台，就全靠這批電訊器材，問道配發，使通訊繼續不斷。像這樣的冒險犯難，比較殺敵致果，並沒有甚麼遜色。

電訊是情報工作的神經系統，軍統局的第四處統籌全局，訓練優良通訊人才，當然功不可沒，而湖南站歷任支台長像劉憲、王柳舒、汪德祺等對於報務的督導、機件修護，都有很大的貢獻。

### 盡全力營救方先覺

敵陷長沙後，迅速分路鑽隙前進。六月二十六日敵軍攻佔衡陽郊外的飛機場，慘烈的衡陽攻防戰開始了。敵軍陸空聯合，步砲協同，幾度猛攻，又不顧人道，竟使用芥子毒氣。我守軍第十軍軍長方先覺意志堅強，勇敢善戰，在廢墟中，率部浴血苦戰四十八天，官兵傷亡幾盡，而又不屈不撓。八月八日凌晨，守軍已無力再作有效的抵抗，敵軍楔入市區核心陣地，攻佔中央銀行軍指揮部，方軍長來不及自戕成仁而被俘。

金遠詢奉到戴先生的電令，不惜任何代價，必須從敵人手中救出方先覺軍長，以勵忠貞。這是一項非常困難而又艱鉅的任務，戴先生的命令一向不打折扣，非做到不可。經督導衡陽組組長仔細研訂營救方案，並責成黃榮杰親自執行。

黃榮杰短小精幹，胆大心細，腳踏實地，是一位非常能幹的優秀幹部。他選派幹練的同志組成特別小組，化裝成難民小販，密訂聯絡方法，混進城裏，故意讓敵人抓去做苦力，進行偵察，以為內應。首先就黃茶嶺腳的義大利天主堂、雁峯寺壽福殿和西郊天馬山的各戰俘收容所，調查清楚方軍長被囚的確實地點，地形地物，四週環境，以及出入道路、敵軍警戒情形、崗哨位置、監視戰俘的各項措施和一切習慣，把握機會，實施營救。

按第二、第三次長沙大捷，堅守長沙的就是第十軍。日本戰史敘述衡陽戰役，有「敵人守將方先覺將軍為一驍勇善戰的虎將……孤城奮戰的精神，實令人敬仰。……亘四十餘日激戰中，尚無一人向我投降。」

方軍長雖然被俘，敵人對他還是具有崇拜英雄的心理。這時候方軍長已經疲憊不堪，戰俘飲食又不好，他患過嚴重的痢疾，形容枯槁，行動無力。所以，敵人對他的監視，漸趨鬆懈，這正是營救方軍長脫險最有利的時機。

九月五日深夜，風雨交加，天氣寒冷，敵軍正在蜷縮酣睡的時候，黃榮杰潛入天主堂，摸到樓上方軍長被囚的房間裏，輕輕叫醒他，三言兩語，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和營救使命。黃榮杰先越窗而出，再接應方軍長跳下來。天主堂是一座傍山的建築物，由後樓跳到山腰，並不太困難。趕緊急行，鑽隙脫離敵人的警戒線。再用事先準備好的滑桿，抬着方軍長，逐段護送，到達洪羅廟我游擊基地，才算安全脫險，大功告

###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四四

成。

方軍長到了芷江，乘飛機到昆明，轉往重慶。黃榮杰計劃周到，冒險犯難，不出一個月，完成這樣一件傑出的任務，政府頒授七等雲麾勳章。

### 防範狡匪英雄同感



戴笠將軍的得力幹部抗戰時期在湖南從事抗日情報工作的金遠詢將軍。

薛長官以精忠救國自矢，並以勉勵部屬。手書「精忠救國」四字，橫印於長官部通用的信箋上，而無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銜稱或個人名號。當時正所謂國共聯合抗日作戰，薛長官嘗以嚴肅的態度，堅定的語氣，面諭金遠詢：「共產黨假聯合抗日之誑語，實行禍國殃民之陰謀，要特別注意防範他們各項破壞活動，如有任何徵候，務必追蹤徹查，加以抑制。」

又說：「委員長是全民領袖，當然包容一切。儘管上面如何協商，我們要擔當，爲領袖分憂勞、除隱患。如果委員長責罰下來，由我承當一切責任，你可放手去做，不必事事問我，相信戴先生也會同意的。」凡薛長官的手令以及文書作業，爲了書面上不着痕跡，對共產黨一概以「狡匪」稱之。

戴先生在衡陽松木堂辦事處聽取金遠詢這一項報告後，他說：「我不但同意薛長官的看法和做法，而且敬佩他的遠見和忠忱。你應當秉承薛長官的意旨，努力以赴。」真是英雄所見，不約而同。

湖南是毛澤東的家鄉，老早就搞過秋收暴動，殺人放火，當做家常便飯。且曾兩度撲攻長沙，必然潛伏不少共產黨份子。但是抗戰期間，除王震部三十三軍曾渡江南犯湘鄂贛邊區，而被擊退外，在第九戰區其他地區，共產黨始終不敢冒出頭來，從事民運兵運活動。

### 最後晤談永留懷念

金遠詢和戴先生最後一次晤談，正是衡陽展開保衛戰的前夕。他記得很清楚，戴先生爲了爭取時間，沒有吃晚飯，就以極迅速的動作，和金遠詢乘汽車通過橫跨湘江，連接粵漢、湘桂鐵路的新建鐵橋，沿湘江東岸公路，直趨耒陽，拜會薛長官。就在他們通過鐵橋沒有多久，我軍就把鐵橋炸燬了。

戴先生辭別薛長官以後，金遠詢向戴先生提出請求說：「我在湖南的時間太久了，而且責任太大，希望戴先生把我調回局本部，擔任內勤工作，多加磨練，或者到訓練班做教官，也可以收教學相長的效果。」

「你在湖南人地相宜。」戴先生說：「薛長官很信任你、支持你，你還是留在九戰區好。現在日本已成強弩之末，抗戰必勝，毫無疑問，不過還有一段艱苦的時間。你要貫徹始終，幹到抗戰勝利，才符合我說的『寧靜忍耐，偉大堅強。』抗戰勝利後，我們還得再接再厲，繼續革命，對付最險狠的共產黨。至於你個人的前途，最好早些準備，學好一種外國語，保送你到外國去考察或深造。」後來金遠詢果然獲得官員護照，赴美考察，列入中美合作所人員赴美考察的第二批名單中。

這是金遠詢和戴先生最後一次晤面，最後一次懇切的談話，永遠不會忘記。